

### 鄉間落日

劉中才

我在黃昏里行走，風吹着我的長袖衫，路邊森林里不時地傳過幾聲鳥鳴，鄉間的落日正慢慢向我走來。

初夏的風並不暖，清涼里隱隱帶了幾絲柔和之氣。沿着碎石子鋪就的林蔭小路走去，落日正以輕盈的姿態徘徊在天邊，她不再如日中時那樣熱烈。四下里無人，除了涌動的江水不時地灑出一陣歡聲笑語，周圍都在一片安詳中靜謐下來。落日正像一頭睡夢中的孩子，滿足地吮吸着江風帶給她的氳氳。不遠處，梧桐樹在惶惶的陽光下高低起伏，龐大的樹冠築起一道天然的綠色屏障。宛若風的季節里遺落下來的一顆種子，瓷實而又飽滿。

暮色漸起時，大朵大朵的雲彩翻動着，霞光蒸蔚的天邊鋪開團團紅暈，在水面上折射出波光粼粼的銀白色，落日被棉花一樣輕柔的簾幕托起，又突兀地沉了下去。一點一點，小心翼翼的，生怕驚擾了草叢深處忙碌築巢的野鴨。

落日下，我仿佛看到父親沁出汗珠的額頭上，掛滿瞭如山脊般隆起的皺紋。他手里握着鋒利的棗花木柄鐮刀，低首含笑的麥穗頻頻在眸子里閃耀。這是父親最喜悅的季節，他弓着背，一下一下重複那個起身彎腰的動作，就像我小時候唸書時，爲了寫好一個字，沉浸其中，樂此不疲。

已不記得從何時起，我開始痴迷於鄉間的落日。這鄉間的落日從遠古的世界走來，銷聲匿迹在地平線交錯的廣袤田野里，她同沉寂的夜晚惺惺相惜，丰姿綽約的影子彌散出撩人的味道，淡淡的感覺猶如戀人身上撲面而來的體香。我沉浸在落日里，聽她靜下來的腳步，她不動聲色的姿態，像一朵爛漫的煙火，照徹人的心扉。

我在落日里沉潛，如同遠逝的流水，從不停息，從不間斷。我把落日的光芒捧在手心

里，輕輕觸摸那些被時光翻刻的音符，輕輕的，親親的，像一曲源自唐古拉山峰巔上的樂律，雄渾，沉重，暖化了世間的一切雜蕪。

鄉間的落日，就是一枚失落的棋子，安放着靈魂底部最隱秘的愛與疼痛。她把童年那些美好的憧憬填補進日子裡的縫隙，讓身處城市化進程中的人不再那樣焦灼。鄉間的落日，自始至終固守着家園，與一株草孑然而立，她非不懂寂寞，卻比人類更加知足。

落日在鄉間長大，賦予了生命瑰麗的色彩。她簡單卻不單調的形體，就是力量與勇氣的化身。鄉間的落日包容了飛颺跋扈的風與塵土，在枯竭的大地上灑下一縷樸實無華的溫熱，讓深埋在石罅里的種子有了生根發

芽的介質。倘若一個人行走在恬淡舒適的林蔭里，驀然回首起心中隱匿已久的鄉愁，多半是那枚清新寡欲的落日在腦海里翻騰。遠走他鄉的游子，每每遇見一輪落日，眉宇間油然而生的總會是故土斑駁的身影。

如今，久居城里，落日遠了，鄉間的落日更是遙不可見了。落日被一叢叢伺機而起的庭台樓榭掩映着，她的世界變得愈發朦朧而模糊。

落日是故鄉的符號，是屋檐下流動的旌旗。她雖生在鄉間，卻也住進了城里。泥質的燈盞，落了灰塵的瓦屋，一角土坯壘砌的紅牆，都烙印着落日的影子。我們一路走來，跟着風花雪月，似景流年，也跟着人情世故，循循漸進，可在漫捲雲舒的午後，唯有鄉間落日的倒映，風聲水起的日子才不會孤單，那顆禁錮在樊籠里的心才足以觸摸一絲鄉韻。

作者簡介：劉中才，80後，山東濰坊人，作品散見於近百種報刊雜誌。



### 七月

陳海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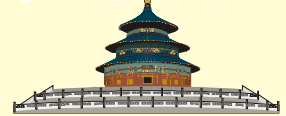
陽光的海洋  
潮漲一波波熱浪  
無數的知了  
拋出悠長悠長的嗓音  
試着垂釣一滴清涼  
一尾童年的影子  
突然出現在水底

搖曳 打轉

打扮時髦的女子  
綠裙短成蓮葉  
捏一支荷蕾的唇膏  
邊逛邊塗  
偶爾的尖笑  
碰碎了那只紅成辣椒的蜻蜓  
于水面 描繪百遍的夢

紫根在奶奶臉上的夜色  
被一把葵扇撩撥  
一只螢火蟲從山里飛來  
照亮一個乳名  
方要張嘴  
卻暗了下去  
看流雲漫過弦月  
一顆心  
比缺齒的牙床還空

### 中國讀者來稿



### 盛夏 (外一首)

王亮庭

辣妹子，  
穿着素淨的連衣裙  
撐着花傘，  
從蔦頭奔腦的店門前  
飄過，  
留下清涼的背影

追出稱職的灑水車  
給發燒的路面沖澡降溫  
水果攤手忙腳亂

樹上的蟬是忠誠的啦啦隊  
從城市一直叫到鄉村  
寶貴的花露水，  
奶奶的蒲扇  
搖啊搖，  
閃出荷塘月色



### 回歸

是時候了，  
給自己的心靈  
徹底放個假，  
躲進小樓成一統  
在書林中自由地徜徉

一壺綠茶端坐於心  
靜靜地舒展，  
靜靜地釋放  
靜靜地沉澱。飽滿的  
清香，哼着搖籃曲

午覺就免了吧，  
多謝盛情  
呷一口柔和的陽光  
學空竹，挺直、濃鬱

### 窗外的兄弟 (散文)

舟自橫

嗨，你好，兄弟！

早晨上班一走進辦公室，我都和它打聲招呼，會心一笑。它仍舊是那麼氣定神閑，安穩地支撐起屬於我的那角天空。

它是窗外的一棵老榆樹，更是我的兄弟。單位剛搬到這座老樓的時候，同事劉女士原本被分到這間辦公室。她看到臨窗有棵老榆樹，就很不不是心思。她背後偷偷對我說，有了榆樹，視野就不夠開闊，再說，開窗怕樹上的蟲子爬進來。我心中暗喜，就讓她去找領導，和我調換一下。後來的結果是，我們都如願以償。

我時常在想，未來的某日我離開這個世界的時候，留戀的不僅僅是親朋好友，也有那麼多與我共同呼吸的存在，比如天空、大地，比如動植物等。每天工作忙碌之後，能夠偶爾與我窗外的兄弟默默對話和對視，我慶幸自己是個有福的人。

它也是一棵有福的樹。單位前面是個偌大的停車場，現在僅僅就只有這麼一棵樹。我問過別人，才知道這里原來是一片榆樹林，在蓋樓的時候，不知是哪位好心人，不知是什麼原因，偏偏把它留了下來。它本來是孤獨的，或許因為我的到來，也一定心生歡喜。萬物有靈，誰能說它沒有思想呢？

枝葉繁茂，樹幹粗壯，皸裂的褐色樹皮里掩埋着滄桑時光。冬天里，它一直沉默着，但它的身子開始蓄積着噴薄而出的力量，舒展生命的渴望在內心奔涌。從春天開始，我就看到它有些害羞，卻壓抑不住歡呼雀躍。在春風撫慰下，榆錢像一簇簇光破枝而出。它們密密地簇擁在一起，像一張張揚起的孩童的臉，散發着春天清新的味道。

不僅僅有着觀賞功能，榆錢更是一種美食。清吳其春《救荒本草》中載：“榆錢樹，採肥嫩榆葉，熱水浸潤，油鹽調食，其榆錢煮糜羹食，甚佳。”看來，我國自古就有食用它的習慣。小時候身在農村，春季正是青黃不接的時候，我家就沒少吃過榆錢。做餡，涼拌，做

湯……無論是哪一種，都令人胃口大開，唇齒留香。

在榆錢生長最旺盛的那幾天里，我的兄弟成了我和同事的食材供應者。儘管好吃，但我顯得非常吝嗇，告訴同事，大家嘗嘗鮮即可，不能過分“索取”。

我對它愛護有加，它也在庇護着我。夏天里，特別是上午十點鐘以後，燥熱難當。而我，卻讓同事羨慕不已。開着窗子，火辣辣的陽光穿過它那濃密的樹冠，不再橫衝直撞，而是在我的室內和辦公桌上一縷縷跳躍着，像輕柔的、靈動的幻境。悶熱的微風，經過它的過濾，也變得清爽了許多。

它既是我的遮陽傘，也是我的“合唱團”和“啓示錄”。有風吹來，它的枝條輕叩窗櫺，節奏舒緩，聲音悅耳。更有小鳥，在它的枝頭上啾啾，迸發出露水般的音符。即便在暴風雨中，它也不像小草那樣戰慄和痛哭，而是借勢高歌與勁舞，彰顯出生命的從容和堅韌。把根深紮進大地，才能站得安穩，內心強大。無疑，它給了我人生的某種方向。

喜歡花草樹木，是人類共有的情愫。現今，城市里到處是水泥和鋼筋森林，有樹，也是在馬路邊上。今生能夠與它相遇，是我的選擇也是我的幸運。一棵，便是我的一座森林。

清風徐來，樹陰搖曳；肉身坐定，靈魂漫步。這喧囂世界里的寧靜，這孤獨行旅中的攙扶，這膚淺慾望里的幽深，讓我也成爲一棵樹，向下擁抱大地，向上靠近天空。

作者簡介：舟自橫，本名馮振友。在國內100多家報刊發表詩歌、散文700余百首(篇)，黑龍江省作家協會會員。



編輯同志：您好！去江南旅遊，沉醉在如詩如畫的水鄉里，有感而作，敬請雅正！

### 烟雨江南

細雨迷蒙，如夢如煙。去江南走一遭，忽然發現，此生再也走不出煙染雨潤的江南。

煙雨江南，從《詩經》里走來。“所謂伊人，在水一方”，“江南可採蓮，蓮葉何田田”。徜徉在水鄉江南，總會想起那些婉約纏綿的軟語，總會想起那些抑揚頓挫的歌吟：竹筏，漁舟，酒肆，老井，斷橋，炊煙，青箬笠，美人靠，遙指杏花村的牧童，擎一柄紅傘的越女，輕搖羽扇的書生，扎着藍頭巾的採菱少婦，穿着綉花鞋的搖櫓渡娘……撩起煙雨細織，絹如蘇綉的江南雲裳，穿越時空隧道，總能觸摸到遠古的脈搏：震客放牧，東坡踏歌，易安漫步，李杜對飲，唐寅撥弦……煙雨江南，是一冊寫滿平民煙火的史詩，平仄間抒懷了許多情事，也隱去了許多情節：梅影，蕉窗，還有一層層被踩進青石板上的傳說。

煙雨江南，從戴望舒的雨巷里走來。雨中的江南，總少不了油紙傘，配紅，湖藍，荷綠，槐白，桔黃，茄紫，一朵又一朵，悄然盛開在迷蒙的煙雨里，綻放在濕漉漉的青石板上。沐浴着綿如牛毛，細如花針的雨霧，很容易邂逅一段美麗的童話故事：一朵蓮荷從雨巷深處娉婷漂來，揩去鏡片上的水霧，驀然發現，

與你擦肩而過的，是一位擎着荷葉傘、身着綉花旗袍的少女，清純典雅，回眸淺笑中，燻你一臉桅子花般的暗香，讓你分不清是江南少女窺進你的夢境，還是你游走在江南少女的夢中未曾醒來。如夢的煙雨，如花的油紙傘，演繹了幾多人間佳話，也成全了幾多才子佳人的絕世情緣。

煙雨江南，從靜默的國畫中走來。雨簾細織，一切都是靜止的，安閑的，凝滯的。譬如一潭碧水，清澈如少女多情的明眸，又似梳妝照影的明鏡，靜靜地嵌在江南深處；譬如雨巷民居，高牆與高牆交迭，飛檐與飛檐參差，水洗的黛瓦間流淌着時光的安閑；譬如能招出水來的空氣，停止了流動，疑是被凍結，被凝固。一同被凝固的，還有水面上浮起的薄霧，山腰間纏綿的雲團，港灣里扣舷的漁舟，幽窗前靜讀的書生，還有那憑欄遠眺的佳麗，江邊垂釣的老翁，以及啾啾有聲的時鐘，甚至行走在江南煙雨里裹一身浮躁的凡心。走進溫婉閑適的江南，接受煙雨的浸染和洗滌，感覺自己成了一名安靜的獨行客，安靜在江南的安靜里。

水做的江南，是鋪在大地上的巨幅立體山水畫卷，朦朧的煙雨，淋灑成世外桃源的意境。喋喋戲水的游魚，掠過湖面的翠鳥，臨水照妝的少女，槳聲欸乃的漁舟，柳笛橫吹的牧童……都律動成鮮活的意象。煙雨迷蒙的江南，水是它的血脈，山是它的骨骼，雨是它的靈魂，小橋流水、青石幽巷、亭榭樓閣是它的史冊，油紙傘、烏篷船、杏花酒，是它珍藏的讀本。古樸幽靜，如詩如畫的江南，勾住了多少人的腳步，也讓多少人沉醉不知歸路。

“西塞山前白鷺飛，桃花流水鱖魚肥。青箬笠，綠蓑衣，斜風細雨不須歸。”是的，斜風細雨何須歸，不如攜一壺雅興，邀三兩知己，把自己交給江南，醉在江南，在醉眼朦朧中去拜謁盛唐詩仙。

作者：疏澤民(中國作家記者協會會員)